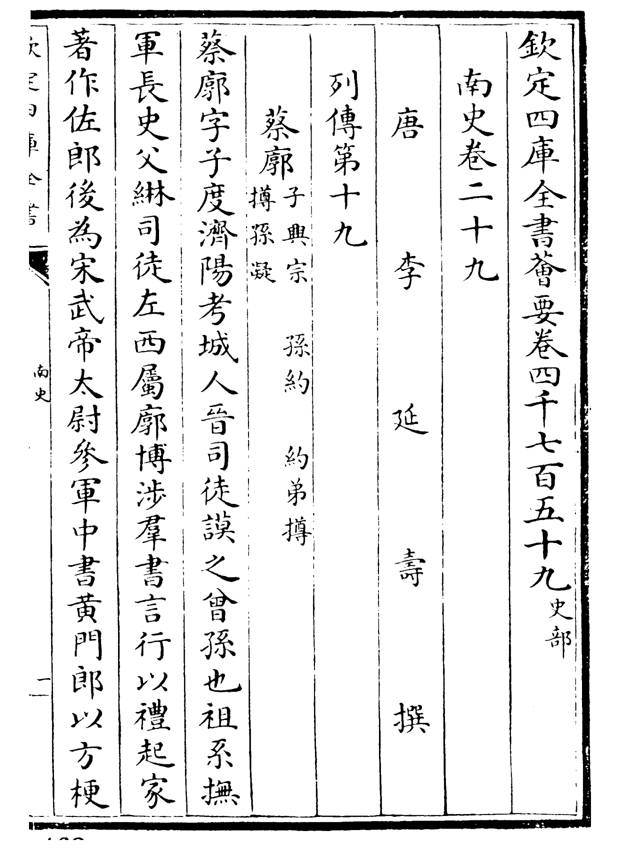
#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七百五十九 史部

南史卷二十九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十九

蔡廓 子興宗 孫約 約弟撙 撙孫凝

蔡廓字子度濟陽考城人晉司徒謨之曾孫也祖系撫軍長史父綝司徒左西屬廓博涉羣書言行以禮起家著作佐郎後為宋武帝太尉參軍中書黃門郎以方梗

閑素為武帝所知載遷太尉從事中郎未拜遭母憂性至孝三年不櫛沐殆不勝喪宋臺建為侍中建議以為鞫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虧教傷情莫此為大自今但令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鞫之訴便足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從之世子左衛率謝靈運輒殺人御史中丞王准之坐不糾免官武帝以廓剛直補御史中丞多所糾奏百寮震肅時中書令傅亮任寄隆重學冠當時朝廷儀典皆取定於亮亮每事諮廓然

後行亮意若有不同廓終不為屈遷司徒左長史出為豫章太守徵為吏部尚書廓因北地傅隆問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録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選案黃紙録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言署紙尾也羨之亦以廓正直不欲使居權要徙為祠部尚書文帝入奉大統尚書令傅亮率百官奉

迎廓亦俱行至尋陽遇疾不堪前亮將進路詣别廓謂曰營陽在吴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殺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邪時亮已與羨之議害少帝乃馳信止之信至已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云何裁轉背便賣惡於人及文帝即位謝晦將之荆州與廓别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也廓年位並輕而時

流所推重每至時歲皆束帶詣門奉兄軌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焉從武帝在彭城妻郗氏書求夏服廓答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時軌為給事中元嘉二年廓卒武帝常云羊徽蔡廓可平世三公少子興宗

興宗字興宗幼為父廓所重謂有已風與親故書曰小兒四歲神氣似可不入非類室不與小人游故以興宗

為之名以興宗為之字年十歲喪父哀毁有異凡童廓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以與兄軌軌罷長沙郡還送錢五十萬以裨宅直興宗年十一白母曰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直不宜受也母悅而從焉軌深有愧色謂其子淡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尋又喪母少好學以業尚素立見稱為中書侍郎中書令建平王宏侍中王僧綽並與之厚善元凶弑立僧綽被誅凶威方盛親故莫敢往興宗獨臨哭盡哀孝武踐阼累

遷尚書吏部侍郎時尚書何偃疾患上謂興宗曰卿詳練清濁今以選事相付便可開門當之無所讓也後拜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孝武新年拜陵興宗負璽陪乘及還上欲因以射雉興宗正色曰今致虔園陵情敬兼重從禽猶有餘日請待他辰上大怒遣令下車由是失旨竟陵王誕據廣陵為逆事平孝武輿駕出宣陽門敕左右文武叫稱萬歲興宗時陪輦帝顧曰卿獨不叫興宗從容正色答曰陛下今日政應涕泣行誅豈得

軍中皆稱萬歲帝不悅興宗奉㫖慰勞廣陵州別駕范義與興宗素善在城内同誅興宗至躬自收殯致喪還豫章舊墓上聞謂曰卿何敢故爾觸網興宗抗言答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周旋既犯嚴制政當甘於斧鉞耳帝有慙色又廬江内史周朗以正言得罪鏁付寧州親戚故人無敢瞻送興宗時在直請急詣朗別上知尤怒坐屬疾多日白衣領職後為廷尉卿有解士先者告申坦昔與丞相義宣同謀時坦已死子令孫作山陽郡自

繫廷尉興宗議曰若坦昔爲戎首身今尚存累經肆眚猶應蒙宥令孫天屬理相爲隱況人亡事遠追相誣訐斷以禮律義有合關見從出爲東陽太守後爲左戶尚書轉掌吏部時上方盛淫宴虐侮羣臣自江夏王義恭以下咸加穢辱唯興宗以方直見憚不被侵媟尚書僕射顔師伯謂儀曹郎王耽之曰蔡尚書常免昵戲去人實遠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每至官賭常在勝朋蔡尚書今日可

謂能荷矣大明末前廢帝即位興宗告太宰江夏王義恭應須策文義恭曰建立儲副本為今日復安用此興宗曰累朝故事莫不皆然近永初之末滎陽王即位亦有文策今在尚書可檢視也不從時義恭録尚書受遺輔政阿衡幼主而引身避事政歸近習越騎校尉戴法興中書舍人巢尚之專制朝權威行近遠興宗職管九流銓衡所寄每至上朝輒與令録以下陳欲登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素性恇撓阿順法興

恒慮失旨每聞興宗言輙戰懼無計先是大明世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煩嚴徵役過苦至是發詔悉皆削除由是紫極殿南北馳道之屬皆被毀壞自孝建以來至大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者興宗於都坐慨然謂顔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宫始撤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刋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能用興宗每奏選事法興尚之等輙點定回換

僅有存者興宗於朝堂謂義恭及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選舉密事多被删改非復公筆迹不知是何天子意王景文謝莊等遷授失序興宗又欲改為美選時薛安都為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太子率殷恒為中庶子興宗先選安都為左衛將軍常侍如故殷恒為黄門領校太宰嫌安都為多欲單為左衛興宗曰率衛相去幾何之間且已失征虜非乃超越復奪常侍則頓為降貶若謂安都晚過微人本宜裁抑令名器不輕宜有選序

謹依選體非私安都義恭曰若宮官宜加越授者殷恒便應侍中那得為黄門而已興宗又曰中庶侍中相去實遠且安都作率十年殷恒中庶百日今又領校不為少也使選令史顔禕之薛慶先等往復論執義恭然後署案既而中旨以安都為右衛加給事中由是大忤義恭及法興等出興宗為吴郡太守固辭又轉南東海太守又不拜苦求益州義恭於是大怒上表言興宗之失詔付外詳議義恭因使尚書令柳元景奏興宗及尚書

袁愍孫私相許與自相選署亂羣害政混穢大猷於是除興宗永昌太守郡屬交州朝廷喧然莫不嗟駭先是興宗納何后寺尼智妃為妾姿貌甚美迎車已去而師伯密遣人誘之潛往載取興宗迎人不得及興宗被徙論者並言由師伯師伯甚病之法興等既不欲以徙大臣為名師伯又欲止息物議由此停行頃之法興見殺尚之被繫義恭師伯並誅復起興宗為臨海王子頊前軍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事不行時前廢帝凶暴興宗

外甥袁顗為雍州刺史固勸興宗行曰朝廷形勢人情所見在內大臣朝夕難保舅今出居陜西為八州行事顗在襄沔地勝兵强去江陵咫尺水陸通便若一朝有事可共立桓文之功豈與受制凶狂禍難不測同年而語乎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上甚疎未容有患宮省內外既人不自保比者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內免禍各行所見不亦善乎時士庶危懼衣冠咸欲遠徙後皆流離外難百不

一存重除吏部尚書太尉沈慶之深慮危禍閉門不通賓客嘗遣左右范羨詣興宗屬事興宗謂羨曰公閉門絶客以避悠悠之請謁耳身非有求何為見拒羨復命慶之使要興宗興宗因說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今所忌憚唯在於公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惶惶人懷危怖指撝之日誰不景從如其不斷旦暮禍及僕昔佐貴府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思其計慶之曰僕比日前慮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正當委

天任命耳加老罷私門兵力頓闕雖有其意事亦無從興宗曰當今懐謀思奮者非復要富貴期功賞各欲救死朝夕耳殿内將帥正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唱首則俯仰可定況公威風先著統戎累朝諸舊部曲布在宫省誰敢不從僕在尚書中自當唱率百寮案前世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又朝廷諸所行造人間皆言公悉豫之今若沉疑不决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惡之禍也且車駕屢幸貴第酣醉彌留又聞斥屏左右獨入

閤内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僕荷眷深重故吐去梯之言公宜詳其禍福慶之曰此事大非僕所能行事至政當抱忠以没耳頃之慶之果以見忌致禍時領軍將軍王玄謨大將有威名邑里訛言玄謨當建大事或言已見誅玄謨典籖包法榮家在東陽興宗故郡人也為玄謨所信使至興宗間興宗謂曰領軍比日殊當憂懼法榮曰頃者殆不復食夜亦不眠恒言收已在門不保俄頃興宗因法榮勸玄謨舉事玄謨又使法榮報曰此亦

未易可行其當不泄君語右衛將軍劉道隆為帝所寵信專統禁兵乘輿當夜幸著作佐郎江斆宅興宗乘馬車從道隆從車後過興宗謂曰劉公比日思一閑道隆深達此旨掐興宗手曰蔡公勿言時帝每因朝宴捶毆羣臣自驃騎大將軍建安王休仁以下侍中袁愍孫等咸見陵曳唯興宗得免頃之明帝定大事玄謨責所親故吏郭季産女壻韋希真等曰當艱難時周旋輩無一言相和發者季産曰蔡尚書令包法榮所道非不會機

但大事難行耳季彦言亦何益玄謨有慙色當明帝起事之夜廢帝横屍太醫閤口興宗謂尚書左僕射王景文曰此雖凶悖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麤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時諸方並舉兵反朝廷所保丹陽淮南數郡其間諸縣或已應賊東兵已至永世宫省危懼上集羣臣以謀成敗興宗曰宜鎮之以静以至信待人比者逆徒親戚布在宫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上從之遷尚書右僕射尋領衛尉明帝

謂興宗曰頃日人情言何事當濟不興宗曰今米甚豐賤而人情更安以此算之淸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尚書褚彦回以手板築興宗興宗言之不已上曰如卿言赭圻平函送袁顗首敕從登南掖門樓以觀之興宗潸然流涕上不悦事平封興宗始昌縣伯固讓而許之封樂安縣伯國秩吏力終以不受時殷琰據壽陽為逆遣輔國將軍劉勔攻圍之四方既平琰嬰城固守上使中書為詔譬

琰興宗曰天下既平是琰思順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令直使中書為詔彼必疑非真不從琰得詔謂劉勔詐造果不敢降久乃歸順先是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反後遣使歸欵泰始二年冬遣鎮軍將軍張永率軍迎之興宗曰安都遣使歸順此誠不虚今不過須單使一人咫尺書耳若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為患不測時張永已行不見信安都聞大軍過淮果引魏軍永戰大敗遂失淮北四州其先見如此初永敗

問至上在乾明殿先召司徒建安王休仁又召興宗謂休仁曰吾慙蔡僕射以敗書示興宗曰我愧卿三年出為郢州刺史初吳興丘珍孫言論常侵興宗珍孫子景先人才甚美興宗與之周旋及景先為鄱陽郡會晉安王子勛為逆轉在竟陵為吳喜所殺母老女幼流離夏口興宗至郢州親自臨哭致其喪柩家累皆得東還遷會稽太守領兵置佐加都督會稽多諸豪右不遵王憲幸臣近習參半宮省封略山湖妨人害政興宗皆以法

繩之又以王公妃主多立邸舍子息滋長督責無窮啓罷省之并陳原諸逋負解遣雜役並見從三吳舊有鄉射禮元嘉中羊玄保為吳郡行之久不復修興宗行之禮儀甚整明帝崩興宗與尚書令袁粲右僕射褚彦回中領軍劉勔鎮軍將軍沈攸之同被顧命以興宗為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荆州刺史加班劒二十人被徵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

書舍人狄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弘興宗為文帝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殷劉並雜無所益也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至球舉扇曰君不得爾弘還依事啓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至是興宗復爾道隆等以興宗強正不欲使擁兵上流改為中書監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拜興宗行己恭恪光禄大夫北地傅隆與父廓善興宗常修父友之敬又太原孫敬玉常通興宗侍兒

被禽反接興宗命與杖敬玉了無怍容興宗奇其言對命釋縛試以伎能高其筆札因以侍兒賜之為立室宇位至尚書右丞其遏惡揚善若此敬玉子廉仕梁以清能位至御史中丞興宗家行尤謹奉歸宗姑事寡嫂養孤兄子有聞於世太子左率王錫妻范聰明婦人也有才學書讓錫弟僧達曰昔謝太傅奉寡嫂王夫人如慈母今蔡興宗亦有恭和之稱其為世所重如此妻劉氏早卒一女甚幼外甥袁顗始生子彖而妻劉氏亦亡興

宗姊即顗母也一孫一姪躬自撫養年齒相比欲為婚姻每見興宗輒言此意大明初詔興宗女與南平王敬猷婚興宗以姊生平之懷屢經陳啓帝荅曰卿諸人欲各行巳意則國家何由得婚且姊言豈是不可違之處邪舊意既乖彖亦他娶其後彖家好不終顗又禍敗彖亦淪廢當時孤微理盡敬猷遇害興宗女無子孀居名門高胄多欲結姻明帝亦敕適謝氏興宗並不許以女適彖泰豫元年辛年五十八遺命薄葬奉還封爵追贈

後授子順固辭不受又奉表疏十餘上詔特申其請以旌克讓之風初興宗為郢州府叅軍彭城顏敬以式卜曰亥年當作公官有大字者不可受也及有開府之授而太歲在亥果薨於光祿大夫云文集傳於世子順字景玄方雅有父風位大尉從事中郎昇明末卒弟約

約字景撝少尚宋孝武女安吉公主拜駙馬都尉仕齊累遷太子中庶子領屯騎校尉永明八年八月合朔約既武冠解劒於省眠至下鼓不起為有司所奏贖論出

為宜都王冠軍長史淮南太守行府州事武帝謂曰今用卿為近藩上佐想副我所期約曰南豫密邇京師不化自理臣亦何人爝火不息時諸王行事多相裁割約居右任主佐之間穆如也遷司徒左長史齊明帝為録尚書輔政百僚脫屐到席約躡屐不改帝謂江祏曰蔡氏是禮度之門故自可悅祏曰大將軍有揖客復見於今約好飲酒夷淡不與世雜永元二年卒於太子詹事年四十四贈太常弟撙

摶字景節少方雅退默與第四兄寅俱知名仕齊位給事黄門侍郎丁母憂廬于墓側齊末多難服闋因居墓所除太子中庶子太尉長史並不就梁臺建為侍中遷臨海太守公事左遷太子中庶子復為侍中吳興太守初摶在臨海百姓楊元孫以婢采蘭貼與同里黄權約生子酬乳哺直權死後元孫就權妻吳贖婢母子五人吳背約不還元孫訴摶判還本主吳能為巫出入摶内以金釧賂摶妾遂改判與吳元孫撾登聞鼓訟之為有

司勳時摛已去郡雖不坐而常以為耻口不言錢及在吳興不飲郡井齋前自種白莧紫茄以為常餌詔褒其清加信武將軍時帝將為昭明太子納妃意在謝氏袁昂曰當今貞素簡勝唯有蔡摛乃遣吏部尚書徐勉詰之停車三通不報勉笑曰當須我召也遂投刺乃入天監九年宣城郡吏吳承伯挾祅道聚衆攻宣城殺太守朱僧勇轉寇吳興吏人並請避之摛堅守不動命衆出戰摧破斬承伯餘黨悉平累遷吏部尚書在選弘簡有

名稱又為侍中領祕書監武帝嘗謂曰卿門舊尚有堪
事者多少摶曰臣門客沈約范岫各已被升擢此外無
人約時為太子少傅岫為右衛將軍摶風骨梗正氣調
英嶷當朝無所屈讓嘗奏用琅邪王筠為殿中郎武帝
嫌不取參掌通署乃推白牒於香橙地下曰卿殊不了
事摶正色俯身拾牒起曰臣謂舉爾所知許允已有前
事既是所知而用無煩參軍署名臣摶少而仕宦未嘗
有不了事之目因捧牒直出便命駕而去仍欲抗表自

解帝尋悔取事為畫帝嘗設大臣䁰摶在坐帝頻呼姓名摶竟不答食䁰如故帝覺其負氣乃改喚蔡尚書摶始放筯執笏曰爾帝曰卿向何聾今何聰對曰臣預為右戚且職在納言陛下不應以名垂喚帝有慙色性甚凝厲善自居適女為昭明太子妃自詹事以下咸來造謁往往稱疾相聞間遣之及其引進但暄寒而已此外無復餘言後為中書令卒於吳郡太守謚曰康子司空袁昂嘗謂諸賓曰自蔡侯卒不復更見此人其為名輩

所知如此子彥深宣城内史彥深弟彥高給事黄門侍郎彥高子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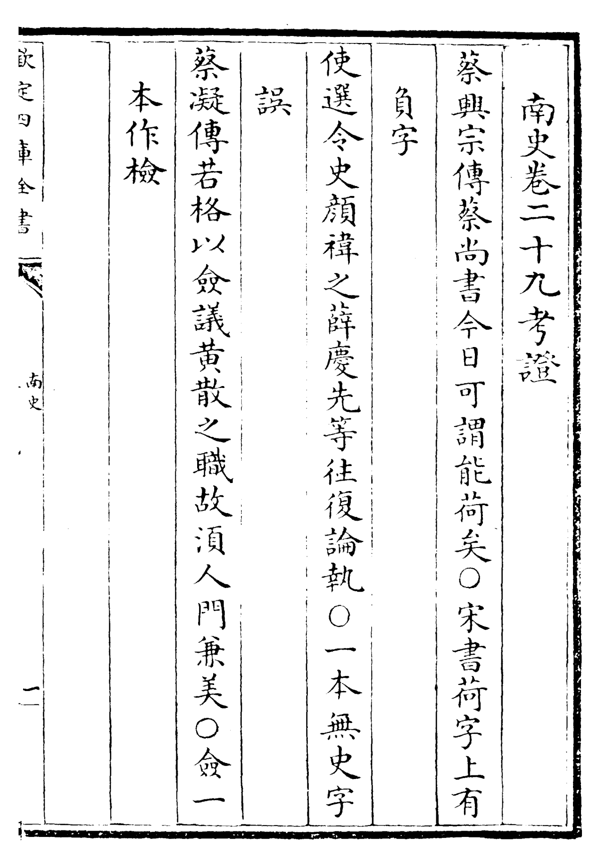
凝字子居美容止及長博涉經傳有文詞尤工草隸陳太建元年累遷太子中舍人以名公子選尚信義公主拜駙馬都尉中書侍郎遷晉陵太守及將之郡更令左右修中書廨宇謂賓友曰庶來者無勞尋授吏部侍郎凝年位未高而才地為時所重常端坐西齋自非素貴名流罕所交接趣時者多譏焉宣帝嘗謂凝曰我欲用

義興主壻錢肅為黄門侍郎卿意如何凝正色曰帝鄉舊戚恩由聖㫖則無所復問若格以僉議黄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帝默然而止肅聞而不平義興公主日譖之尋免官還交趾頃之追還後主嗣位為給事黄門侍郎後主嘗置酒歡甚將移宴弘範宫衆人咸從唯凝與袁憲不行後主曰何為凝曰長樂尊嚴非酒後所過臣不敢奉詔衆人失色後主曰卿醉矣令引出他日後主謂吏部尚書蔡徵曰蔡凝負地矜才無所用也尋遷信

威晉熙王府長史鬱鬱不得志乃喟然歎曰天道有廢興夫子云樂天知命斯理庶幾可達因著小室賦以見志陳亡入隋道病卒年四十七子君知頗知名

論曰蔡廓體業弘正風格峻舉興宗出内所踐不隕家聲位在具臣而情懐伊霍仁者有勇驗在斯乎然自廓及凝年移四代高風素氣無乏於時其所以取貴不徒然矣至於矜倨之失蓋其風俗所通格以正道故亦名教之深尤也

南史卷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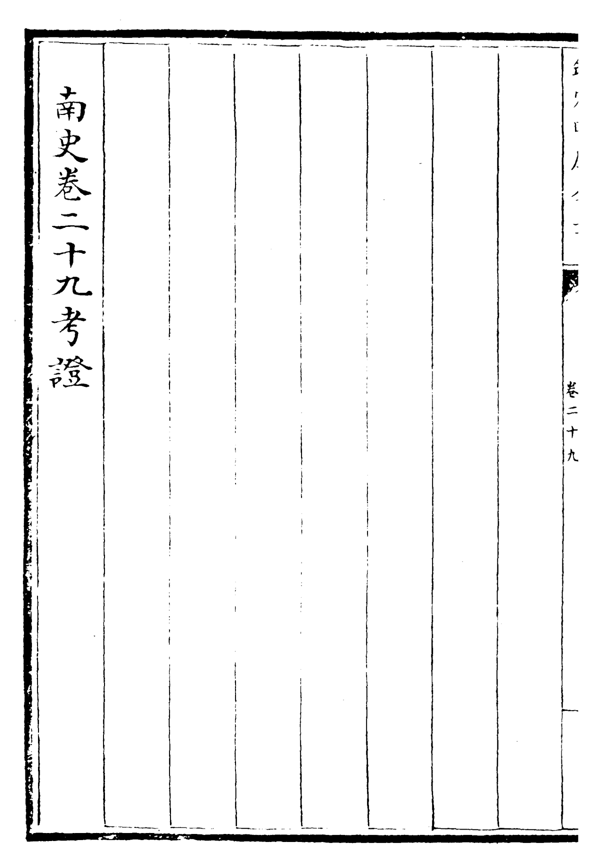


南史卷二十九考證

蔡興宗傳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荷矣○宋書荷字上有負字

使選令史顔禕之薛慶先等往復論執○一本無史字誤

蔡凝傳若格以僉議黄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僉一本作檢



南史卷二十九考證

謹案卷二十八第一頁前六行炫子澐下脫澐子

蒙三字據宋書增入

卷二十九第六頁後八行若謂安都晚過徵人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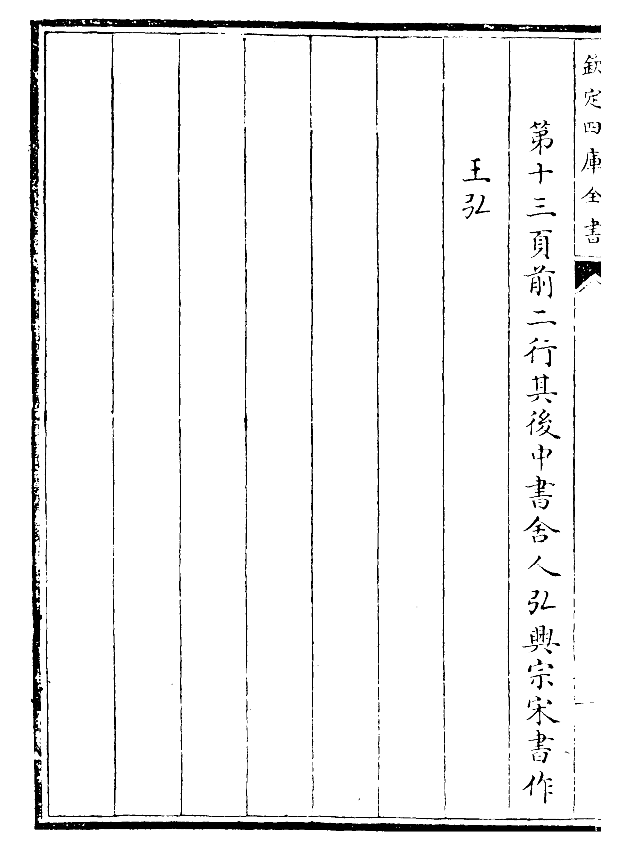
書作晚達徵人

第十頁前四行道隆深達此旨刊本旨訛音據毛

本及宋書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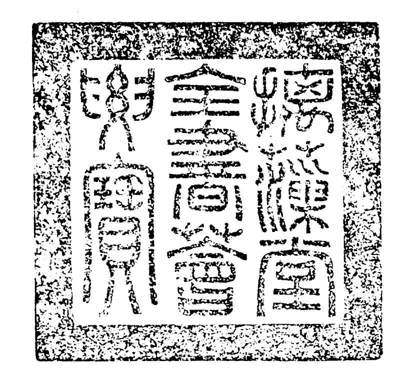
第十頁後三行若直如此刊本若訛者據宋書改

第十一頁後四行泰始二年宋書作泰始元年





第十三頁前二行其後中書舍人弘興宗宋書作王弘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衛子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南史卷三十
三十一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七百六十 史部

南史卷三十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二十

何尚之 子偃 孫戢 偃弟子求 求弟點 點弟胤 胤從弟炯 尚之弟子昌寓 昌寓子敬容

何尚之字彦德廬江灊人也曾祖準高尚不應徵辟祖恢南康太守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姨適沛郡劉璩與叔

度母情愛甚篤叔度母早卒奉姨若所生姨亾朔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食並珍新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事則先遣送祭皆手自料簡流涕對之公事畢即往致哀以此為常三年服竟義熈五年吳興武康縣人王延祖為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既自告於法有疑時叔度為尚書議曰設法止姦必本於情理非謂一人為劫闔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産欲開其相告以出造惡之身睦父子之至容可悉共逃亾而割

其天屬還相縛送解腕求存於情可愍並合從原從之

後為金紫光祿大夫吳郡太守太保王弘每稱其清身

潔已尚之少頗輕薄好摴蒱及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

稱為陳郡謝混所知與之遊處家貧初為臨津令宋武

帝領征西將軍補主簿從征長安以公事免還都因患

勞病積年飲婦人乳乃得差以從征之勞賜爵都鄉侯

少帝即位為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義真與司徒

徐羨之尚書令傅亮等不協每有不平之言尚之諫戒

不納義真被廢入為中書侍郎遷吏部郎告休定省傾
朝送别於冶渚及至郡叔度謂曰聞汝来此傾朝相送
可有幾客荅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
非關何彦德也昔殷浩亦嘗作豫章定省送别者甚衆
及廢徙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窺者
後拜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
會甚為文帝所知元嘉十三年彭城王義康欲以司徒
長史劉斌為丹陽尹上不許乃以尚之為之立宅南郭

外立學聚生徒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黄回頴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惠宣並慕道來游謂之南學王球常云尚之西河之風不墜尚之亦云球正始之風尚在尚之女適劉湛子黯而湛與尚之意好不篤湛欲領丹陽乃徙尚之為祠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尚之甚不平湛誅遷吏部尚書時左衛將軍范曄任參機密尚之察其意趣異常白文帝宜出為廣州若在内釁成不得不加以鈇鉞屢誅大臣有虧皇化上曰始誅劉湛等方

欲引升後進曄事跡未彰便豫相黜斥萬姓将謂卿等
不能容才以我為信受讒說但使共知如此不憂致大變
也曄後謀反伏誅上嘉其先見二十三年為尚書左僕
射是歲造玄武湖上欲於湖中立方丈蓬萊瀛洲三神
山尚之固諫乃止時又造華林園並盛暑役人尚之又
諫上不許曰小人常日曝背此不足為勞時上行幸還
多侵夜尚之又表諫上優詔納之先是患貨少鑄四銖
錢人間頗盜鑄多翦鑿古錢以取銅上患之二十四年

錄尚書江夏王義恭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翦鑿議者多同尚之議曰凡創制改法宜順人情未有違衆矯物而可久也泉布廢興驟議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罷息六貨憒亂人泣於市良由事不畫一難用遵行自非急病權時宜守長世之業若今制遂行富人之貲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欲均之意中領軍沈演之以為若以大當兩則國傳難朽之寶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憲巧源自絶上從演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

非便乃罷二十八年為尚書令太子詹事二十九年致
仕於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尚之不能
固志文帝與江夏王義恭詔曰羊孟尚不得告謝尚之
任遇有殊便當未宜申許尚之還攝職羊即羊玄保孟
即孟顗尚之既任事上待之愈隆於是袁淑乃錄古來
隱士有迹無名者為真隱傳以嗤焉時戎遣軍北侵資
給戎旅悉以委之元凶弑立進位司空尚書令時三方
興義將佐家在都者劭悉欲誅之尚之誘說百端並得

全免孝武即位復為尚書令丞相南郡王義宣車騎將軍臧質反義宣司馬竺超質長史陸展兄弟並應從誅尚之上言於法為重超從坐者由是得原時欲分荆州置郢州議其所居江夏王義恭蕭思話以為宜在巴陵尚之議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實為津要於事為允上從其議荆揚二州戶口居江南之半江左以來揚州為根本委荆州以閫外至是並分欲以削臣下之權而荆揚并因此虛耗尚之建言宜復合二

州上不許大明二年以左光禄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於殿庭戲之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慶之累辭爵命朝廷敦勸甚苦尚之謂曰主上虚懐側席詎宜固辭慶之曰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尚之愛尚文義老而不休與太常顔延之少相好狎二人並短小尚之常謂延之為猨延之目尚之為猴同游太子西池延之問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路人指尚之

為似延之喜笑路人曰彼似猴耳君乃真猴有人常求為吏部郎尚之歎曰此敗風俗也官當圖人人安得圖官延之大笑曰我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彼勢之所求子何疑焉所與延之議論往反並傳於世尚之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又無姬妾執衡當朝畏遠權柄親故一無薦舉既以此致怨亦以此見稱復以本官領中書令薨年七十九贈司空謚曰簡穆公子偃偃字仲弘元嘉中位太子中庶子元凶弑立以偃為侍

中掌詔誥時尚之為司空尚書令偃居門下父子並處權要時為寒心而尚之及偃善攝機宜曲得時譽會孝武即位任遇無改歷位侍中領太子中庶子時求讜言偃以為宜重農卹本并官省事考課以知能否增奉以除吏姦責成良守久於其職都督刺史宜別其任改領驍騎將軍親遇隆密有加舊臣轉吏部尚書尚之去選未五載偃復襲其迹世以爲榮侍中顏竣至是始貴與偃俱在門下以文義賞會相得甚歡竣既任遇隆密謂

宜居重大而位次與偃等未殊意稍不悅及偃代竣領選竣逾憤懣與偃遂隙竣時權傾朝野偃不自安遂發悸病意慮乖僻上表解職告靈不仕孝武遇偃既深備加醫療乃得差偃素好談玄注莊子逍遥篇傳於時卒官孝武與顔竣詔甚傷惜之謚曰靖子戢

戢字惠景選尚宋孝武長女山陰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中書郎景和世山陰主就帝求吏部郎褚彦回侍巳彦回雖拘逼終不肯從與戢同居止月餘日由是特申

情好元徽初彥回參朝政引戢為侍中時年二十九戢以年未三十苦辭內侍改授司徒左長史齊高帝為領軍與戢來往數申歡宴高帝好水引餅戢每設上焉久之復為侍中累遷高帝相國左長史建元元年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尋改侍中詹事如故上欲轉戢領選問尚書令褚彥回以戢資重欲加散騎常侍彥回曰宋時王球從侍中中書令單作吏部尚書資與戢相似領選職方昔小輕不容頓加常侍聖旨每以蟬冕不宜過多

臣與王儉既已左珥若復加戢則八座便有三蟬若帖以驍游亦不為少逌以戢為吏部尚書加驍騎將軍戢美容儀動止與褚彦回相慕時人號為小褚公家業富盛性又華侈衣被服飾極為奢麗出為吴興太守上頗好畫扇宋孝武賜戢蟬雀扇善畫者顧景秀所畫時吴郡陸探微顧彦先皆能畫歎其巧絶戢因王晏獻之上令晏厚酬其意卒年三十六謚懿子女為鬱林王后父追贈侍中右光禄大夫

求字子有偃弟子也父鑠仕宋位宜都太守求元嘉末為文帝挽郎歷位太子洗馬丹陽郡丞清退無嗜慾後為太子中舍人泰始中妻亡還吳葬舊墓除中書郎不拜仍住吳隱居波若寺足不踰戶人莫見其面宋明帝崩出奔國哀除永嘉太守求時寄住南澗寺不肯詣臺乞於野外拜受見許一夜忽乘小船逃歸吳隱武丘山齊永明四年拜太中大夫不就卒初求父鑠素有風疾無故害求母王氏坐法死求兄弟以此無宦情求弟點

點字子晳年十一居父母憂幾至滅性及長感家禍欲絶昏宦尚之强為娶琅邪王氏禮畢將親迎點累涕泣求執本志遂得罷點明目秀眉容貌方雅真素通美不以門户自矜博通羣書善談論家本素族親姻多貴仕點雖不入城府性率到好狎人物遨遊人間不簪不帶以人地並高無所與屈大言蹋踞公卿敬下或乘柴車躡草屩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故世論以點為孝隱士弟胤為小隱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稱重其通號曰游俠

處士兄求亦隠吴郡武丘山求卒黙菜食不飲酒訖於三年腰帶減半宋太始末徴為太子洗馬齊初累徴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並不就與陳郡謝瀹吴國張融會稽孔德璋為莫逆友黙門世信佛從弟遁以東籬門園居之德璋為築室馬園有卞忠貞冢黙植花於冢側每飲必舉酒酹之掐擕勝侶及名德桑門清言賦詠優游自得初褚彦回王倹為宰相黙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賛云回既世族倹亦國華不頼舅氏遑恤國家王倹聞

之欲候點知不可見乃止豫章王嶷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司徒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尚望塵不及吾當望岫息心後點在法輪寺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席子良忻悅無已遺點嵇叔夜酒盃徐景山酒鎗點少時嘗患渴利積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於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時人以為淳德所感性通脫好施遠近致遺一無所逆隨復散焉嘗行經朱雀門街有自車後盜點衣者見

而不言旁人禽盜與之黙乃以衣施盜盜不敢受黙令告有司盜懼乃受之黙雅有人倫鑒多所甄拔知吳興丘遲於幼童稱濟陽江淹於寒素悉如其言哀樂過人嘗行逢葬者歎曰此哭者之懷豈可思邪於是悲慟不能禁老又娶魯國孔嗣女嗣亦隱者黙雖昏亦不與妻相見築别室以處之人莫諭其意吳國張融少時免官而為詩有高言黙答詩曰昔聞東都日不在簡書前雖戲而融久病之及黙後昏融始為詩贈黙曰惜哉何居

士薄暮遵荒溪黙亦病之永元中崔惠景圍城人間無薪黙悉伐園樹以贍親黨惠景性好佛義先慕交黙黙不顧之至是乃逼召黙黙裂裙為袴往赴其軍終日談說不及軍事其語黙之迹如此惠景平後東昏大怒欲誅之王瑩為之懼求計於蕭暢暢謂茹法珍曰黙若不誘賊共講未必可量以此言之乃應得封東昏乃止梁武帝與黙有舊及踐阼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等並召之黙以巾褐引入華林園帝贈詩酒恩禮如舊仍下詔

徵為侍中將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辭疾不起復下詔詳加資給並出在所日費所須太官别給天監二年卒詔給第一品材具喪事所須内監經理𦤺弟胥

胥字子季出繼叔父曠故更字胥叔年八歳居憂毁若成人及長輕薄不羈晚乃折節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鍾山定林寺聽内典其業皆通而縱情誕節時人未之知也唯瓛與汝南周顒深器異之仕齊為建安太守政有恩信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

家依期而反歷黄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尚書令王儉受
詔撰新禮未就而卒又使特進張緒續成緒又卒屬在
司徒竟陵王子良子良以讓㑹乃置學士二十人佐㑹
撰錄後以國子祭酒與太子中庶子王瑩並為侍中時
㑹單作祭酒疑所服陸澄博古多該亦不能據遂以玄
服臨試爾後詳議乃用朱服祭酒朱服自此始也及鬱
林嗣位㑹為后族甚見親待為中書令領臨海巴陵王
師㑹雖貴顯常懷止足建武初已築室郊外恒與學徒

游處其內至是遂賣園宅欲入東未及發聞謝朏罷吳興郡不還胤恐後之乃拜表觧職不待報輙去明帝大怒使御史中丞袁昻奏收胤尋有詔許之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邪山雲門寺初胤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為大山胤為小山亦曰東山兄弟發迹雖異克終皆隱世謂何氏三高永元中徵為太常太子詹事並不就梁武帝霸朝建引為軍謀祭酒并與書詔不至及帝踐阼詔為特進光祿大夫遣

領軍司馬王杲之以手敕諭意幷徵謝朏杲之先至朏所朏恐朏不出先示以可起乃單衣鹿皮巾執經卷下牀跪受詔出就席伏讀朏因謂杲之曰吾昔於齊朝欲陳三兩條事一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鑄九鼎三者欲樹雙闕世傳晉室欲立闕王丞相指牛頭山云此天闕也是則未明立闕之意闕者謂之象魏懸法於其上浹日而收之象者法也魏者當塗而高大貌也鼎者神器有國所先圓丘國郊舊典不同南郊祠五帝靈威仰之

類圓丘祠天皇大帝北極大星是也往代合之郊丘先儒之巨失今梁德告始不宜遂因前謬卿宜陳之杲之曰僕之鄙劣豈敢輕議國典此當敬俟叔孫生耳及杲之從謝朏所還問胤以出期胤知朏已應召荅杲之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宦情杲之失色不能荅胤反謂曰卿何不遣傳詔還朝拜表留與我同遊邪杲之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胤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自卿而始何必有例胤朏俱前代高士胤處

名譽尤邁矣杲之還以脩意奏聞有敕給白衣尚書祿脩固辭又敕山陰庫錢月給五萬又不受乃敕何子朗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太守衡陽王元簡深加禮敬月中常命駕式閭談論終日脩以若邪處勢迫隘不容學徒乃遷秦望山山有飛泉迺起學舍即林成援因巖為堵别為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啟閉僮僕無得至者山側營田二頃講隙從生徒游之脩初遷將築室忽見二人著玄冠容貌甚偉問脩曰君欲居此耶乃指一處

云此中殊吉忽不復見肖依言而卜焉尋而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唯肖所居室巋然獨存元簡乃命記室叅軍鍾嶸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及元簡去郡入山與肖別肖送至都賜埭去郡三里因曰僕自棄人事交游路斷自非降貴山藪豈容復望城邑此埭之遊於今絶矣執手涕零何氏過江自晉司空充並葬吳西山肖家世年皆不永唯祖尚之至七十二肖年登祖壽乃移還吳作別山詩一首言甚悽愴至吳居虎丘山西寺講經論

學僧復隨之東境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脩常禁殺有
虞人逐鹿鹿徑來趨脩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
集講堂馴狎如家禽初開善寺藏法師與脩遇於秦望
山後還都卒於鍾山死日脩在波若寺見一名僧授脩
香爐奩并函書云貧道發自揚都呈何居士言訖失所
在脩開函乃是大莊嚴論世中未有訪之香爐乃藏公
所常用又於寺内立明珠柱柱乃七日七夜放光太守
何遠以狀啟昭明太子太子欽其德遣舍人何思澄致

手令以褒美之中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先是肩疾妻
江氏夢神告曰汝夫壽盡既有至德應獲延期爾當代
之妻覺說焉俄得患而卒肩疾乃瘳至是肩夢見一神
女并八十許人並衣恰行列在前俱拜牀下覺又見之
便命營凶具既而疾困不復瘳初肩侈於味食必方丈
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䱇脯糖蟹以為非見生物
疑食蚶蠣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岏曰䱇之就脯驟於屈
申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

蛆蠣眉目內闕慙渾沌之竒獷殻外緘非金人之慎不
恱不榮曽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筭故宜
長充庖厨永為口實竟陵王子良見岏議大怒汝南周
顒與肩書勸令食菜曰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
無逾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若云三
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
一來生死常事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丈人於血氣之
類雖不身踐至於晨鳧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

經盜手猶為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啓鸞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飢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媿丈人得此有素聊復片言發起耳故㣲末年遂絶血味㣲注百法論十二門論各一卷註周易十卷毛詩總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禮記隱義二十卷禮荅問五十五卷子撰亦不仕有高風

何烱字士光㣲從弟也父撙太中大夫烱年十五從㣲受業一期並通五經章句白皙美容貌從兄求㸃每曰

叔寶神清杜乂膚清今覩此子復見衛杜在目從兄戢謂人曰此子非止吾門之寶亦為一代偉人炯常慕恬退不樂進仕從叔昌寓謂曰求點皆已高蹈汝無宜復爾且君子出處亦各一途年十九解褐揚州主簿舉秀才累遷梁仁威南康王限内記室書侍御史以父疾陳解炯侍疾踰旬衣不解帶頭不櫛沐信宿之間形貌頓改及父卒號慟不絕聲藉地腰脚虛腫醫云須服猪蹄湯炯以有肉味不肯服親友請譬終於不回遂以毀卒

先是謂家人曰王孫玄晏所尚不同長魚慶緒於事為得必須儉而中禮無取茍異月朝十五日可置一甌麤粥如常日所進又傷兩兒並淡仕進故禄所不及恐而今而後温飽無資乃潸然下泣自外無所言

何昌寓字儼望尚之弟子也父佟之位侍中昌寓少而清靖獨立不羣所交者必當世清名是以風流籍甚仕宋為尚書儀曹郎建平王景素征北南徐州府主簿以風素見重母老求禄出為湘東太守還為齊高帝驃騎

功曾昌寓在郡景素被誅昌寓痛之至是啟高帝理其
寃又與司空褚彥回書極言之高帝嘉其義歷位中書
郎王僉衛軍長史僉謂昌寓曰後任朝事者非卿而誰
臨海王昭秀為荆州以昌寓為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
行荆州事明帝將踐阼先使裴叔業往密敕昌寓令以
便宜從事昌寓拒之曰國家委身以六尺之孤付身以
萬里之事臨海王未有失寧得從軍單詔行事吾自有
啟聞須反更議叔業曰若爾便是拒詔拒詔恐非佳事

耳荅曰能見殺者君也能拒諂者僕也君不能見殺僕有讼流之計耳昌㝢素有名德叔業不敢逼而退上聞而嘉之昭秀由此得還都昌㝢後為吏部尚書甞有一客姓閔求官昌㝢謂曰君是誰後荅曰子騫後昌㝢團扇掩口而笑謂坐客曰遥遥華胄昌㝢不雜交遊通和汎愛歷郡皆以清白稱後卒於侍中領驍騎將軍贈太常謚曰簡子子敬容

敬容字國禮弱冠尚齊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

尉溉天監中為建安內史清公有美績吏人稱之累遷守吏部尚書銓序明審號為稱職出為吴郡太守為政勤恤人隱辯訟如神視事四年政為天下第一吏人詣闕請樹碑詔許之復為吏部尚書侍中領太子中庶子敬容身長八尺白晳美鬚眉性矜莊衣冠鮮麗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須潔常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故益鮮明常以膠清刷鬢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或暑月背為之焦每公庭就列

容止出人為尚書右僕射參掌選事遷左僕射丹陽尹
並參掌大選如故敬容接對賔朋言詞若訥詶答二宫
則音韻調暢大同中朱雀門災武帝謂羣臣曰此門制
狹我始欲改搆遂遭天火相顧未答敬容獨曰此所謂
先天而天不違時以為名對五年改為尚書令參選事
如故敬容久處臺閣詳悉晉魏以來舊事且聰明識達
勤於簿領詰朝理事日旰不休職隆任重專預機密而
拙於草隸淺於學術通苞苴餉餽無賄則略不交語自

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貪恡為時
所嗤鄙其署名敬字則大作茍小為文容字大作父小
為口陸倕戲之曰公家茍既奇大父亦不小敬容遂不
能答又多漏禁中語故嘲誚日至甞有客姓吉敬容問
卿與邴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時蕭琛子巡頗
有輕薄才因制卦名離合等詩嘲之亦不屑也帝甞夢
具朝服入太廟拜伏悲感旦於延務殿說所夢敬容對
曰臣聞孝悌之至通於神明陛下性與天通故應感斯

夢上極然之便有拜陵之議後坐妾弟費惠明為導倉
丞夜盜官米為禁司所執送領軍府時河東王譽為領
軍敬容以書䜟惠明譽前經屬事不行因此即封書以
奏帝大怒付南司推劾御史中丞張綰奏敬容恊私罔
上合棄市詔特免職到溉謂朱异曰天時便覺開霽其
見嫉如此初沙門釋寶誌甞謂敬容曰君後必貴終是
何敗耳及敬容為宰相謂何姓當名其禍故抑没宗族
無仕進者至是竟為河東所敗中大同元年三月武帝

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惠經敬容啟預聽敕許之又起為
金紫光禄大夫未拜又加侍中敬容舊時賔客門生諠
譁如昔冀其復用㑹稽謝郁致書戒之曰草萊之人聞
諸道路君侯已得瞻望朝夕出入禁門醉尉將不敢呵
灰然不無其漸甚休敢賀於前又將弔也昔流言裁至
公旦東奔燕書始來子孟不入夫聖賢被虛過以自斥
未有嬰時釁而求親者也且暴鰓之魚不念杯酌之水
雲霄之翼豈顧籠樊之糧何者所託已盛也昔君侯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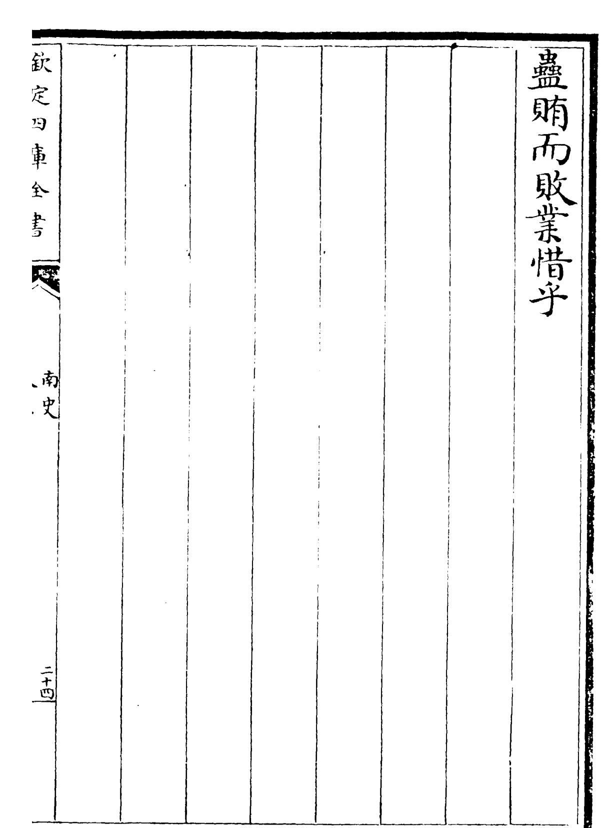
言加首鳴玉在腰回豐貂以步文昌聳高蟬而趨武帳可謂盛矣不以此時薦才拔士少報聖主之恩今卒如爰絲之說受責見過方復欲更窺朝廷觖望萬分竊不為左右取也昔竇嬰楊惲亦得罪明時不能謝絕賓客猶交黨援卒無後福終益前禍僕之所弔實在於斯人人所以頗猶有踵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惠懷仁有灌夫任安之義乃戒翟公之大署冀君侯之復用也夫在思過之日而挾復用之意未可為智者說矣夫君侯宜

杜門念失無有所通築茅茨於鍾阜聊優游以卒歲見可憐之意著待終之情復仲尼能改之言惟子貢更也之譬少戢言於衆口微自救於竹帛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如此令明主聞知尚有冀也僕東臯鄙人入穴幸無銜蹇恥天下之士不爲執事道之故披肝膽示情素君侯豈能鑒焉太清元年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二年侯景襲建鄴敬容自府移家臺內初景渦陽退敗未得審實傳者乃云其將暴顯反景身與衆並没朝廷以

為憂敬容尋見東宮簡文謂曰淮北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敬容曰得景遂死深是朝廷之福簡文失色問其故對曰景𩧐覆叛臣終當亂國是年簡文頻於玄圃自講老莊二書學士吳孜時寄詹事府每日入聽敬容謂孜曰昔晉氏喪亂頗由祖尚虛玄胡賊遂覆中夏今東宮復襲此殆非人事其將為戎乎俄而侯景難作其言有徵也三年卒於闈內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空尚之奉佛法並建立塔寺至敬容又捨宅東為伽藍趨權

者因助財造構敬容並不拒故寺堂宇頗為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為衆造寺及敬容免職出宅止有常用器物及囊衣而已竟無餘財貨時亦以此稱之敬容特為從兄胥所親愛胥在若邪山嘗疾篤有書云田疇館宇悉奉衆僧書經并歸從弟敬容其見知如此敬容唯有一子年始八歲在吳臨還與胥別胥問名敬容曰仍欲就兄求名胥即命紙筆名曰瑴曰書云兩玉曰瑴吾與弟二家共此一子所謂瑴也位祕書丞早卒

論曰尚之以雅道自居用致公輔行已之迹動不踰閑及乎洗閤取譏皮冠獲誚貞粹之地高人未之全許然父子一時並處權要雖經屯詖咸以功名自卒古之所謂巧宦此之謂乎點胤弟兄俱云遁逸求其蹈履則非曰山林察其持身則未捨名譽觀夫子晳之赴惠景子秀之矯敬冲以迹以心居然可測而高自標致一代歸宗以之入用未知所取斯殆虛勝之風江東所尚不然何以至於此也昌寓雅仗名節殆曰人望敬容材實幹



蠱賄而敗業惜乎

南史卷三十

# 南史卷三十考證

何尚之傳尚之立身簡約車服率素○簡監本作節今從宋書

何偃傳親遇隆密有加舊臣○密監本訛宓今從閣本

何點傳性通脫好施○脫監本訛悅今改正

何胤傳迺起學舍即林成援○援監本訛授今改正

並衣恰行列在前○恰監本訛恰今改從梁書

鮔之就脯驟於屈申○鮔監本訛鉅今從閣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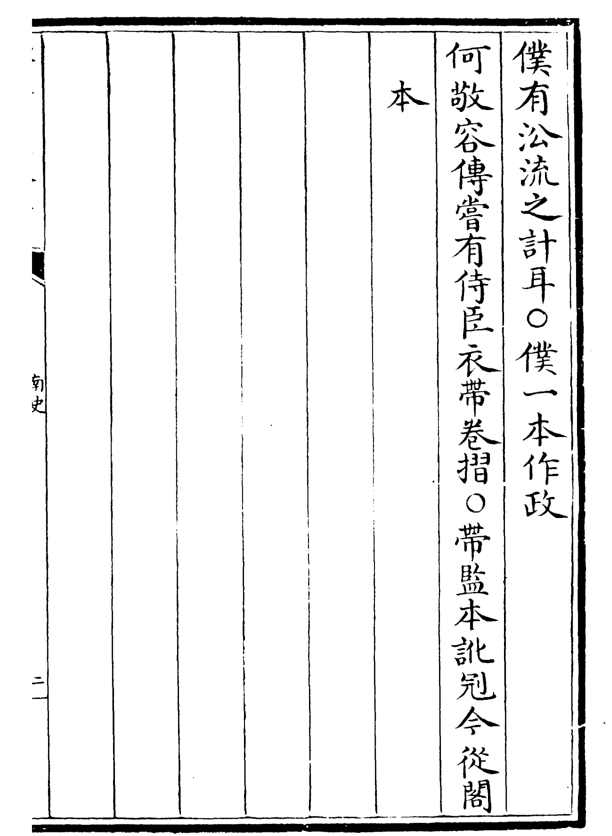
何昌寓傳景素被誅昌寓痛之○景監本訛尹今從上文建平王景素改正

高帝義之○高帝監本作彥回今從閣本

帝將踐阼先使裴叔業往容赦昌寓○往容勅昌寓一本作賚旨詔昌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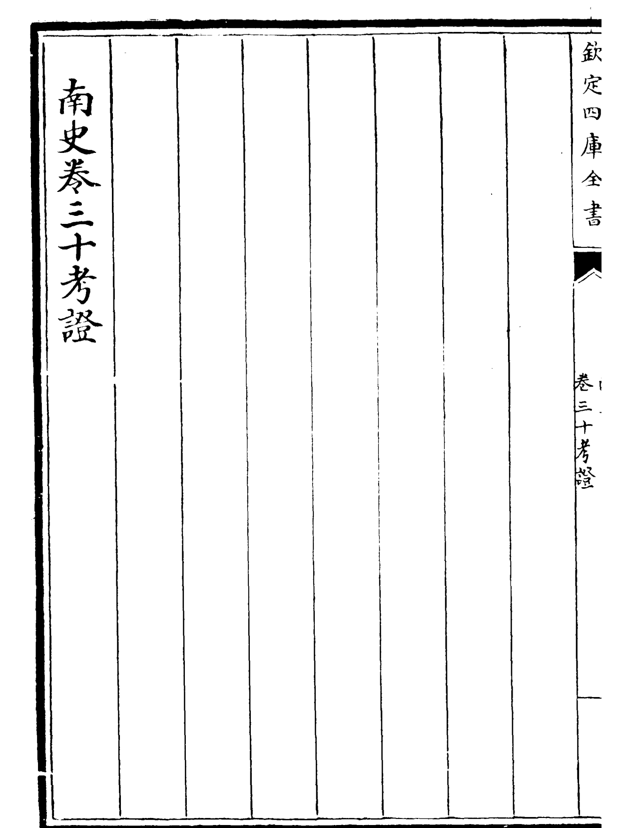
寧得從君單詔行事吾自有啓聞須反更議○一本作寧得從軍單詔行事耶自有啓文須反更議

拒詔恐非佳事耳○一本作拒詔軍法從事耳



僕有沿流之計耳○僕一本作政

何敬容傳嘗有侍臣衣帶卷揖○帶監本訛冠今從閣本



南史卷三十考證

南史卷三十一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二十一

張裕 子永 岱 岱兄子緒 緒子完 充 永子瓌 瓌子率 率弟盾 瓌弟稷 稷子嵊 永從孫種

張裕字茂度吳郡吳人也名與宋武帝諱同故以字稱曾祖澄晉光禄大夫祖彭祖廣州刺史父敞侍御史度

支尚書吳國內史茂度仕為宋武帝太尉主簿揚州中從事累遷別駕武帝西伐劉毅北伐關洛皆居守留任州事出為都督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綏靜百越嶺外安之元嘉元年為侍中都督益州刺史帝討荆州刺史謝晦詔益州遣軍襲江陵晦平西軍始至白帝茂度與晦素善議者疑其出軍遲留弟邵時為湘州刺史起兵應大駕上以邵誠節故不加罪累遷太常以脚疾出為義興太守上從容謂曰勿以西蜀介懷對曰臣不遭陛

下之明墓木拱矣後為都官尚書以疾就拜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茂度内足於財自絶人事經始本縣之華山為居止優游野澤如此者七年十八年除會稽太守素有吏能職事甚理卒於官謚曰恭子子演位太子中舍人演四弟鏡永辯岱俱知名時謂之張氏五龍鏡少與光禄大夫顔延之鄰居顔談義飲酒喧呼不絶而鏡静默無言聲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聞之取胡牀坐聽辭義清玄延之心服謂客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酣

叫仕至新安太守演鏡兄弟中名最高餘並不及初裕
曾祖澄當葬父郭璞為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百歳位
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減半位裁卿校而累世
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光祿年六十四而亡其子孫遂
昌云
永字景雲初為郡主簿累遷尚書中兵郎先是尚書中
條制繁雜元嘉十八年欲加脩撰徙永為删定郎掌其
任二十二年除建康令所居皆有稱績又除廣陵王誕

壯中郎錄事參軍永涉獵書史能為文章善隸書騎射雜藝觸類無善又有巧思益為文帝所知紙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啓輒執玩咨嗟自嘆供御者了不及也二十三年造華林園玄武湖並使永監統凡所制置皆受則於永永既有才能每盡心力文帝謂堪為將二十九年以永為揚威將軍兾州刺史加都督王玄謨申坦等諸將經畧河南進攻碻磝累旬不拔為魏軍所殺甚衆永即夜撤圍退軍不報告諸將衆軍驚擾為魏所乘

死敗塗地永及申坦並為統府撫軍將軍蕭思話所收繫於歷城獄文帝以屢征無功諸將不可任詔責永等與思話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知諸將輩如此恨不以白刄驅之令者悔何所及三十年元凶弒立起永為青州刺史及司空南譙王義宣起義又改永為冀州刺史加都督永遣司馬崔勲之中兵參軍劉宣則二軍馳赴國難時蕭思話在彭城義宣慮二人不相諧緝與思話書勸與永坦懷又使永從兄長史張暢與永書勗之

使遠慕廉藺在公之德近效平勃亡私之美事平台為
江夏王義恭大司馬從事中郎領中兵孝武孝建元年
臧質反遣永輔武昌王渾鎮京口大明三年累遷廷尉
上謂曰卿既與釋之同姓欲使天下復無寃人永曉音
律太極殿前鐘聲嘶孝武甞以問永永荅鐘有銅滓乃
扣鐘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明帝即位為青冀二
州刺史監四州諸軍事統諸將討徐州刺史薛安都累
戰剋捷破薛索兒又遷鎮軍將軍尋為南兖州刺史加

都督時薛安都據彭城請降而誠心不欵明帝遣永與沈攸之重兵迎之加督前鋒諸軍事進軍彭城安都招引魏兵既至永狼狽引軍還為魏軍追大敗復遇寒雪士卒離散永脚指斷落僅以身免失其第四子三年徙會稽太守加都督將軍如故以北行失律固求自貶降號左將軍永痛悼所失之子有兼常哀服制雖除猶立靈坐飲食衣服待之如生每出行常別具名車好馬號曰侍從有軍事輒語左右報郎君知也以破薛索兒功

封孝昌縣侯在會稽賔客有謝方童阮須何逵之等竊其權賍貨盈積方童等坐下獄死永又降號冠軍將軍廢帝即位為右光禄大夫侍中領安成王師出為吳郡太守元徽二年為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加都督永少便驅馳志在宣力其為將帥能與士卒同甘苦朝廷所給賜脯餼必棊坐齊割手自頒賜年雖已老志氣未衰優游閑任意甚不樂及有此授喜悅非常即日命駕還都未之鎮遇桂陽王休範作亂永率所領屯白下休範

至新亭前鋒攻南掖門永遣人覘賊既反唱言臺城陷永衆潰棄軍還以舊臣不加罪止免官削爵以愧發病卒

岱字景山州辟從事累遷東遷令時殷沖為吴興太守謂人曰張東遷親貧須養所以棲遲下邑然名器方顯終當大至後為司徒左西曹掾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便去官從實還養有司以岱違制將欲糾舉宋孝武曰觀過可以知仁不須案也累遷山陰令職事閑理巴陵

王休若為北徐州未親政事以岱為冠軍諮議參軍領彭城太守行府州國事後臨海王為征虜將軍廣州豫章王為車騎揚州晉安王為征虜南兖州岱歷為三府諮議三王行事與典籤主帥共事事舉而情得或謂岱曰主王既幼執事多門而每能緝和公私云何致此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我為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明闇短長更是才用多少耳入為黃門郎新安王子鸞以盛寵為南徐州割吳郡屬焉高選

佐史孝武名岱謂曰卿美効夙著兼資宦已多今欲用卿為子鸞别駕總刺史之任無謂小屈終當大申也帝崩累遷吏部郎泰始末為吳興太守元徽中為益州刺史加都督數年益土安其政累遷吏部尚書王儉為吏部郎時專斷曹事岱每相違執及儉為宰相以此頗不相善兄子瓌弟恕誅吳郡太守劉遐齊高帝欲以恕為晉陵郡岱曰恕未閑從政美錦不宜濫裁高帝曰恕為人我所悉其又與瓌同勲自應有賞岱曰若以家貧賜

祿此所不論語功推事臣門之恥加散騎常侍建元元
年中詔序朝臣欲以右僕射擬岱褚彦回謂得此過優
若别有忠誠特宜升引者别是一理詔更量出為吴郡
太守高帝知岱歷任清直至郡未幾手敕曰大郡任重
乃未欲回換但總戎務殷宜須望實今用卿為護軍加
給事中岱拜竟詔以家為府武帝即位復為吴興太守
岱晚節在吴興更以寛恕著名遷南兖州刺史未拜卒
岱初作遺命分張家財封置箱中家業張減隨復改易

如此十數年謚曰貞子

緒字思曼岱兄子也父演宋太子中舍人緒少知名清簡寡欲從伯敷及叔父鏡從叔暢並貴異之鏡比之樂廣敷云是我輩人暢言於孝武帝用為尚書倉部郎都令史諮詳郡縣米事緒蕭然直視不以經懷宋明帝每見緒輒歎其清淡轉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正遷司徒左長史吏部尚書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宜為宫職復轉中庶子後為侍中遷吏部郎參掌大

遜元徽初東宮官罷遜曹擬舍人王儉為格外記室緒以儉人地兼美宜轉祕書丞從之緒又遷侍中嘗私謂客曰一生不觧作諾有以告袁粲褚彦回者由是出為吴郡太守緒初不知也昇明二年自祠部尚書為齊高帝太傅長史建元元年為中書令緒善談玄深見敬異僕射王儉嘗云緒過江所未有北士可求之耳不知陳仲弓黄叔度能過之不駕幸莊嚴寺聽僧達道人講維摩坐遠不聞緒言上難移緒乃遷僧達以近之時帝欲

用緒為右僕射以問王儉儉曰緒少有清望誠美選也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彥回曰儉少年或未憶耳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為則先是緒諸子皆輕俠中子充少時又不護細行儉又以為言乃止及立國學以緒為太常卿領國子祭酒以王延之代緒為中書令何點歎曰晉以子敬季琰為此職今以王延之張緒為之可謂清官後接之者實為未易緒長於周易言精理奥見宗一時常云何平叔不解易中七

事武帝即位轉吏部尚書祭酒如故永明二年領南郡王師加給事中三年轉太子詹事師給事如故緒每朝見武帝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師如故給親信二十人復領中正長沙王晃屬選用吳郡聞人邕為州議曹緒以資籍不當執不許晃遣書於緒固請之緒正色謂晃信曰此是身家州鄉殿下何得見逼乃止緒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飢疲見者肅然如在宗廟雖終日與居莫能測焉

劉悛之為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時舊宮芳林苑始成武帝以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常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時其見賞愛如此

王儉為尚書令丹陽尹時諸令史來問訊有一令史善俯仰進止可觀儉賞異之問曰經與誰共事荅云十餘歲在張令門下儉目送之時尹丞殷存至在坐曰是康成門人也七年竟陵王子良領國子祭酒武帝敕王晏曰吾欲令司徒辭祭酒以授張緒物議以為如何子良

竟不拜以緒領國子祭酒緒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
談端坐或竟日無食門生見緒飢為之辦飧然未嘗求
也死之日無宅以殯遺命凶事不設柳翣上以蘆葭輤
車引柩靈上置盃水香火不設祭從弟融敬緒事之如
親兄齎酒於緒靈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追贈
散騎常侍特進光祿大夫謚簡子子完宋後廢帝時為
正員郎險行見寵坐廢錮完弟允永明中安西功曹淫
通殺人伏法允兄充知名

充字延符少好逸遊緒甞告歸至吴始入西郭逢充獵右臂鷹左牽狗遇緒船至便放紲脱韝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顔氏子有焉及明年便脩改多所該通尤明老易能清言與從叔稷俱有令譽歷尚書殿中郎武陵王友時尚書令王儉當朝用事齊武帝皆取决焉儉方聚親賔充榖巾舃帔至便求酒言論放逸一坐盡傾及聞武帝欲以緒為尚書僕射儉執

不可充以為愠與僚書曰頃日路長霧霞韜晦凉暑未
平想無虧攝充幸以漁釣之閑鑣採之暇時復引軸以
自娱逍遥乎前史從横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年
升降之塗不一故金剛水柔性之别也圓行方止器之
異也善御性者不違金水之質善為器者不易方圓之
用充生平少偶不以利欲干懐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
自澹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峯横海岸至如彫
纓天閣既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終愧衣冠之秀寔由

氣岸䟽凝情塗猶隅獨師懐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崖每邅回於在世長羣魚鳥畢景松阿雖復王没於訪珪之辰桂掩於搜芳之日汎濫於漁父之遊偃息於卜居之會如此而已矣何識哉若夫驚巖罩日吐海逢天竦石崩尋分危落仭桂蘭綺靡叢雜於山幽松栢陰森相繚於澗側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兹長往至於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煙霞高卧風月悠悠琴酒岫逺誰来灼灼文言空擬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隔江川

每至西風何甞不歎丈人歳路未强學優而仕道佐舊
生功横海望可謂德盛當時孤松獨秀者也而茂陵之
彦望冠盖而長懐渭川之甿佇簪裾而竦歎得無惜乎
充崑西百姓岱表一人蠶而衣耕而食不能事王侯覔
知已造時人騁游説容與於屠博之間其懽甚矣然舉
世皆謂充為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哉是以披聞見
掃心胷述平生論語黙所可通夢交魂推襟送抱者唯
丈人而已闕廷阻書嚴莫因儻遇樵夫妄塵執事儵

以為脫畧弗之重仍以書示緒緒杖之一百又為御史中丞到撝所奏免官禁錮沈約見其書歎曰充始為之敗終為之成久之為司徒諮議參軍與琅邪王思遠同郡陸惠曉等並為司徒竟陵王賓客累遷義興太守為政清淨吏人便之後為侍中梁武帝兵至建鄴東昏逢殺百官集西鍾下召充充不至武帝霸府建以充為大司馬諮議參軍天監初歷太常卿吏部尚書居選以平允稱再遷散騎常侍國子祭酒登堂講說皇太子以下

皆至時王侯多在學執經以拜充朝服而立不敢當再遷尚書僕射頃之出為吳郡太守下車恤貧老故舊莫不忻悦卒於吳郡謚曰穆子子最嗣

瓌字祖逸宋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永之子也仕宋累遷桂陽内史不欲前兄瑋處禄自免不拜後為司徒右長史通直散騎常侍驍騎將軍初瓌父永拒桂陽王休範於白下敗績阮佃夫等欲加罪齊高帝固申明之瓌由此感恩自結後遭父母喪還吳持服昇明元年劉彦

節有異圖弟遐為吴郡潛相影響高帝密遣殿中將軍卞白龍令瓌取遐諸張世有豪氣瓌宅中常有父時舊部曲數百遐召瓌委以軍事瓌偽受命與叔恕領兵十八人入郡斬之郡内莫敢動事捷高帝以告左軍張沖沖曰瓌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矣即授吴郡太守錫以嘉名封義城縣侯從弟融聞之與瓌書曰吴郡何晚何須王反聞之嗟驚乃是阿兄郡人顧暠陸閑並少年未知名瓌并引為綱紀後並立名世以為知人齊建元元

年改封平都侯遷侍中與侍中沈文季俱在門下高帝
常謂曰卿雖我臣我親卿不異蹟嶷等文季每遷直器
物若遷環止朝服而巳時集書每蕪門下東省實多清
貧有不識環者常呼為散騎出為吴興太守環以既有
國秩不取郡奉高帝敕上庫別藏其奉以表其清武帝
即位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徵拜左户尚書加
右軍將軍還後安陸王緬臨雍州行部登蔓山有野老
来乞緬問何不事産而行乞邪荅曰張使君臨州理物

百姓家得相保後人政嚴故至行乞紖由是深加嗟賞後拜太常自謂閑職輒歸家武帝曰卿輩未富貴謂人不與既富貴那復欲委去瓌曰陛下御臣等若養馬無事就閑廐有事復牽来帝猶怒遂以為散騎常侍光禄大夫鬱林之廢朝臣到宫門參承明帝瓌託脚疾不至海陵立明帝疑外藩起兵以瓌鎮石頭督衆軍事瓌見朝廷多難遂恒卧疾建武末屢啓求還吴見許居室豪富伎妾盈房或有譏其衰暮畜伎瓌曰我少好音律老

而方觧平生嗜欲無復一存唯未能遣此耳明帝疾甚防疑大司馬王敬則授瓌平東將軍吳郡太守以為之備及敬則反瓌遣兵迎拒於松江聞敬則軍鼔聲一時散走瓌棄郡逃人間事平乃還郡為有司奏免官削爵永元初為光祿大夫三年梁武帝起兵東昏假瓌節戍石頭尋棄城還宮梁天監元年拜給事中右光祿大夫以脚疾拜於家四年卒瓌有子十二人常云中應有好者子率知名

率字士簡性寛雅十二能屬文常日限為詩一篇或數日不作則追補之稍進作賦頌至年十六向作二千餘首有虞訥者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為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時陸少玄家有父澄書萬餘卷率與少玄善遂通書籍盡讀其書建武三年舉秀才除太子舍人與同郡陸倕陸厥幼相友狎嘗同載詣左衛將軍沈約遇任昉在焉約謂昉曰此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識之

由此與昉友梁天監中為司徒謝朏掾直文德待詔省敕使抄乙部書又使撰古婦人事使工書人琅邪王琛吳郡范懷約等寫給後宮率取假東歸論者謂為傲世率懼乃為待詔賦奏之甚見稱賞手敕荅曰相如工而不敏枚皐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又侍宴賦詩武帝別賜率詩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慙古昔得人今為盛率奏詩往反六首後引見於玉衡殿謂曰卿東南物望朕宿昔所聞卿言宰相是何人不

從天下不由地出卿名家奇才若復以禮律為意便是其人祕書丞天下清官東南望胄未有為之者令以相處為卿定名譽尋以為祕書丞掌集書詔策四年禊飲華光殿其日河南國獻赤龍駒能拜伏善舞詔率與溉周興嗣為賦武帝以率及興嗣為工其年父憂去職有父時妓數十人其善謳者有色貌邑子儀曹郎顧玩之求娉謳者不願遂出家為尼嘗因齋會率宅玩之乃飛書言與率姦南司以事奏聞武帝惜其才寢其奏然

猶致時論服闋久之不仕七年除中權建安王中記室參軍俄直壽光省脩丙丁部書抄累遷晉安王宣惠諮議參軍率在府十年恩禮甚篤後為揚州別駕率雖歷居職務未嘗留心簿領及為別駕奏事武帝覽牒問之並無對但答云事在牒中帝不悅後歷黃門侍郎出為新安太守丁所生母憂卒率嗜酒不事於家務尤忘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宅及至遂耗大半率問其故答曰雀鼠耗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自

少屬文七畧及藝文志所載詩賦今無其文者並補作之所著文衡十五卷文集四十卷行於世子長公率弟盾

盾字士宣以謹重稱為無錫令遇刦問刦何須刦以刀斫其頬眉目咄咄不易餘無所言於是生資皆盡不以介懐為湘東王記室出監富陽令廓然獨處無所用心身死之日家無遺財唯有文集幷書千餘卷酒米數甕而已

稷字公喬瓌弟也幼有孝性所生母劉無寵遘疾時稷年十一侍養衣不解帶每劇則累夜不寢及終毀瘠過人杖而後起見年華幼童輒哽咽泣淚州里謂之淳孝長兄璪善彈箏稷以劉氏先執此伎聞璪為清調便悲感頓絕遂終身不聽之性疎率朗悟有才畧起家著作佐郎不拜父永及嫡母丘相繼殂六年廬於墓側齊永明中為豫章王嶷主簿與彭城劉繪俱見禮接未嘗被呼名每呼為劉四張五以貧求為剡令畧不視事多為

小山遊會山賊唐㝢之作亂稷率厲部人保全縣境所生母劉先假葬瑯邪黄山建武中改申葬禮賻助委積於時雖不拒絶事畢隨以還之自幼及長數十年中常設劉氏神坐出告反面如事生焉歷給事中黄門侍郎新興永寧二郡太守郡犯私諱改永寧為長寧永元末為侍中宿衛宫城梁武師至蕪衛尉江淹出奔稷兼衛尉卿副王瑩都督城内諸軍事時東昏淫虐北徐州刺史王珍國就稷謀乃使直閤張齊行弑於含德殿稷乃

名右僕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鍾下議遣國子博士范雲中書舍人裴長穆等使石頭城詣武帝以稷為侍中左衛將軍遷大司馬左司馬梁朝建為散騎常侍中書令及上即位封江安縣子位領軍將軍武帝常於樂壽殿內宴稷醉後言多怨辭形於色帝時亦酣謂曰卿兄殺郡守弟殺其君袖提帝首衣染天血如卿兄弟有何名稱稷曰臣乃無名稱至於陛下不得言無勲東昏暴虐義師亦來伐之豈在臣而已帝捋其鬚曰張公可畏

人中丞陸杲彈稷云領軍張稷門無忠貞官必險達殺
君害主業以為常武帝留中竟不問累遷尚書左僕射
帝將幸稷宅以盛暑留幸僕射省舊臨幸供具皆酬太
官饌直帝以稷清貧手詔不受宋時武帝經造張永至
稷三世並降萬乘論者榮之稷雖居朝右每慙口實乃
名其子伊字懷尹霍字希光畯字農人同字不見見字
不同以旌其志既懼且恨乃求出許之出為青冀二州
刺史不得志常閉閤讀佛經禁防寬弛僚吏頗致侵擾

州人徐道角等夜襲州城乃害之有司奏削爵土稷性明烈善與人交歷官無畜聚奉祿皆頒之親故家無餘財爲吳興太守下車存問遺老引其子孫置之右職政稱寛恕初去郡就僕射徵道由吳鄉人候稷者滿水陸稷單裝徑還都下人莫之識其率素如此稷長女楚媛適會稽孔氏無子歸宗至逢稷見害女以身蔽刄先父卒稷與族兄充融卷俱知名時目云充融卷稷爲四張卷字令遠少以知理著稱能清言位都官尚書天監初

卒稷子嵊

嵊字四山稷初爲剡令至嵊亭生之因名嵊字四山少敦孝行年三十餘猶班衣受稷杖動至數百收淚歡然方雅有志操能清言感家禍終身蔬食布衣手不執刀刄不聽音樂弟淮言氣不倫嵊垂泣訓誘起家祕書郎累遷鎮南湘東王長史尋陽太守王暇日玄言因爲之筮得節卦謂嵊曰卿後當東入爲郡恐不得終其天年嵊曰貴得其所耳時伏挺在坐曰君王可畏人也還爲

太府卿吴興太守侯景圍建鄴遣弟伊率郡兵赴援城陷御史中丞沈浚遠難東歸嵊往見之謂曰賊臣憑陵人臣効命之日今欲收集兵㕛保據貴鄉雖復萬死誠亦無恨浚固勸嵊舉義時邵陵王綸東奔至錢唐聞之遣前舍人陸丘公板授嵊征東將軍嵊曰天子蒙塵今日何情復受榮號留板而已賊行臺劉神茂攻破義興遣使説嵊嵊斬其使仍遣軍破神茂侯景乃遣其中軍侯子鑒助神茂擊嵊嵊軍敗乃釋戎服坐於聽事賊臨

以叉終不屈執以送景景將舍之嵊曰死為幸乃殺之子弟遇害者十餘人景欲存其一子嵊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處求恩於是皆死賊平元帝追贈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貞子嵊弟翚知名

種字士苗永從孫也祖辯宋大司農廣州刺史父曙太子中庶子臨海太守種少恬靜居處雅正傍無造請時人語曰宋稱敷演梁則卷充清虛學尚種有其風仕梁為中軍宣城王府主簿時已四十餘家貧求為始豐令

及武陵王紀爲益州刺史重選府僚以種爲左西曹掾種辭以母老爲有司奏坐黜免侯景之亂奉母東奔鄉里母卒種時年五十而毁瘠過甚又廹以凶荒未葬服雖畢居家飲食恒若在喪景平初司徒王僧辯以狀奏起爲中從事幷爲具葬禮葬訖種方即吉僧辯又以種年老無子賜以妾及居處之具陳武帝受禪爲太常卿歷位左户尚書侍中中書令金紫光禄大夫種沉深虚静識量宏博時以爲宰相之器僕射徐陵嘗抗表讓位

於種以為宜居左執其為時所推如此卒贈特進謚元子種仁恕寡欲雖歷顯位家産屢空終日晏然不以為病太建初女為始興王妃以居處僻陋特賜宅一區又累賜無錫嘉興縣秩嘗於無錫見重囚在獄天寒呼囚暴日遂失之帝大笑而不深責有集十四卷種弟稜亦清静有識度位司徒左長史贈光禄大夫

論曰張裕有宋之初早參霸政出内所歷莫非清顯諸子并荷崇構克舉家聲其美譽所歸豈徒然也思曼立

身簡素殆人望乎夫濯纓從事理存無二取信一主義絕百心以永元之末人憂塗炭公喬重圍之內首創大謀而旋見猜嫌又況異於斯也然則士之行已可無深議四山赴蹈之方可謂矯其違矣

南史卷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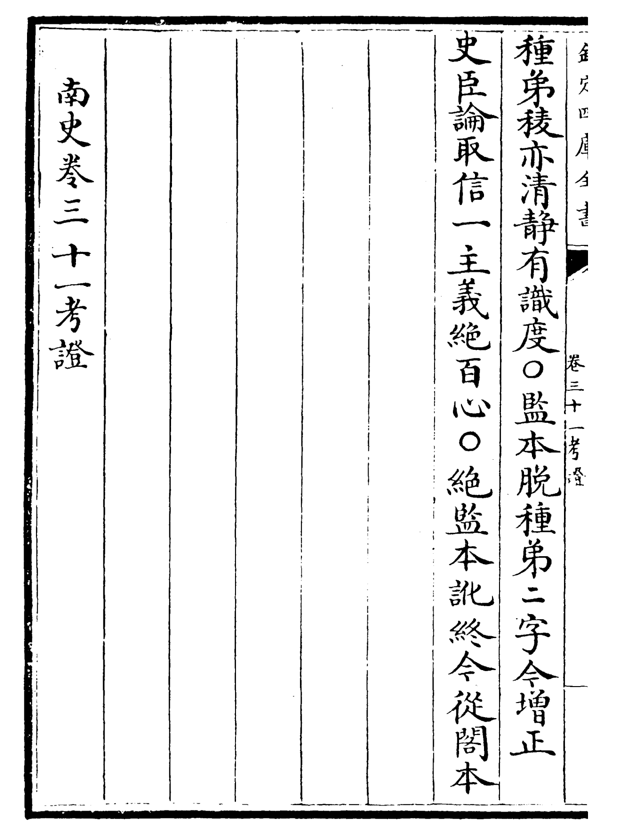
南史卷三十一考證

張岱傳隨復改易如此十數年○復監本訛後今改從齊書

張充傳充生平少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澹○少字下一本有長字盖以生平少長為句而偶字連下與下差字對也

張嵊傳嵊曰死為幸乃殺之○一本死字上有速字

張種傳其為時所推如此○一本無時字誤




種弟稜亦清靜有識度○監本脫種弟二字今增正

史臣論取信一主義絶百心○絶監本訛終今從閣本

南史卷三十一考證

謹案卷三十第三頁前一行廬江何曇黄回刋本
脱回字據宋書增
第三頁後二行但使共知如此不憂致大變也刋
本脱變字據宋書增
第五頁前二行義宣司馬竺超按宋書作竺超民
蓋唐人避太宗諱去民字今仍之
第七頁前三行上表解職告靈不仕宋書作告醫
不仕

卷三十一第一頁後五行晦平西軍始至白帝宋書作丙軍始至白帝

第二頁後四行其子孫遂昌云毛本遂昌作蕃昌

第十九頁前四行封江安縣子梁書作江安縣侯

第二十三頁前二行義絕百心刋本絕訛終據梁書及後考證改

謹案卷三十第三頁前一行廬江何曇黄回刊本
脱回字據宋書增

第三頁後二行但使共知如此不憂致大變也刊
本脱變字據宋書增

第五頁前二行義宣司馬竺超按宋書作竺超民
蓋唐人避太宗諱去民字今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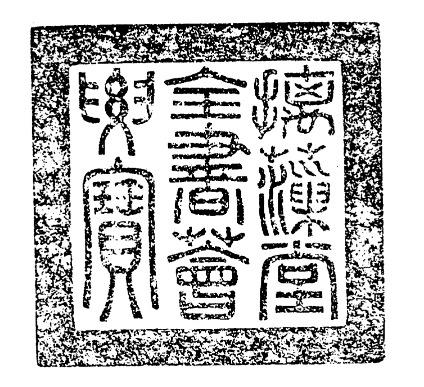
第七頁前三行上表解職告靈不仕宋書作告醫
不仕

卷三十一第一頁後五行晦平西軍始至白帝宋書作丙軍始至白帝

第二頁後四行其子孫遂昌云毛本遂昌作蕃昌

第十九頁前四行封江安縣子梁書作江安縣侯

第二十三頁前二行義絶百心刋本絶訛終據梁書及後考證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萬宣

謄録監生臣樊少巨